

沉迷在疯长的日子里

龚曙光散文集《日子疯长》断想

□贺有德

这书名带着电

《日子疯长》，一看书名，瞬间击中，似乎带电。

击中哪？击中啥？说不清，道不明，只感觉被击中，这感觉前所未有。

也许，注脚还是祖母那句“日子，慌乱仓皇得像一把疯长的稻草”，朴实通俗，深邃通天。抓人眼球，也抓人心——这一个“疯”字！

记得朱自清的《匆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从早到晚，“茫茫然跟着旋转”：洗手，吃饭，默默，直到天黑，时间“逃去如飞”——那叫一个“匆匆”！

记得《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们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不舍昼夜”，幼年，少年，青年，壮年，中年，最后，老年，匆匆复匆匆，我们何曾停下过匆忙的脚步？曾经骑竹马，回首白头翁！

时间有脚！时间无情！时间就是时间！

想来，龚曙光自己也是如此——“再慢的日子，看起来都快。”小伤感弥漫开来，如烟似雾。

“岁月被捣碎成一堆空洞的日子，日子被挤榨成一串干瘪的岁月，恰如田地里疯长的稻禾。”——“捣碎”，“挤榨”，残酷得叫人想哭！

“祖母所说的那些疯长的日子，竟如泉水一般突涌出来。”这感慨，两千余年后，与孔老先生那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应和着，耐人咀嚼。

“疯长的稻草也是稻禾，疯长的日子也是岁月。”稻草稻禾也罢，日子岁月也罢，快捷无比，来去如烟。

“再虚的日子，看起来就实了。”过日子，现实主义，不是浪漫主义。

“日子疯长”——辣眼睛！疯长的日子，岂止如稻草？如云，如水，如烟，裹挟着你，冷暖自知。

这日子，那日子，来去如飞，怎一个“疯”字了得！

风物或者人事

“日子疯长”，乡愁疯长。余光中的乡愁，在邮票，在船票，在坟墓，在海峡，哪怕只是“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乡愁在“日子疯长”里燃烧不息。

那是台湾的乡愁——大陆的乡愁呢？龚曙光的乡愁（岂止一个人的！我们大家的！），在那个“走不出的小镇”，那些风物，那些人事，随“日子疯长”。

那个“小镇”，注定走不出！你看那里的风物——青石街，“石板已被踩光磨平，下雨天照得见行人的身影”。

西堤，“小镇的龙头”，“民国风范”的区公所，白粉围墙，有野藤，有绿苔，有乔木，有葡萄——能“边吃葡萄边打水仗”。

往西有田畴，农事更替，风物变幻：春之油菜花、紫云英、蜜

蜂、布谷鸟，可视，可闻，亦可嗅也。夏也稻谷，秋也稻谷，双季稻也，支农，忙碌，收获，喜庆；鸭子歇息，牧鸭人小睡。冬天，北风，农舍，绿树，大雪，“漫天皆白”，堆雪人，打雪仗，冻疮也是温暖的回忆。

“小镇的尾梢”是油坊，俗称油榨，一年四季热气腾腾，满镇油香不断。

往东有大堤，有河流。外侧，大片芦苇，人称芦山；芦山里，鲫鱼，鳊鱼，鲢鱼；芦苇丛，“寻鸟蛋，捕雏鸟，追野兔”。内侧，一湖莲藕，“盛夏莲花盛开”，红的白的，尽可观赏；采莲，“边采边吃”；还有新藕，菱角。

码头对岸，一片桑园，采桑叶，养蚕；摘桑甚，可食。

码头西侧有麻石拱桥，桥头石狮活灵活现，是“小镇存世最老的建筑”。

小镇风物，时代印记，一处一处，一样一样，盛满乡愁，在乡愁里发酵。

再看那里的人事——

风物有趣，人事更有趣：“养家糊口上营生不循常规，接人待物上脾性不入流俗”——独特的“这一个”。人来人往，传奇不断。

桥拱下，叫花子，“既不打喜道贺，也不沿街行乞”，绝技在身，抓鳖，捕鱼，高手在民间，在小镇留下传奇，却又云游去了。

青敏，女校就读，“联谊相识”，好景不长，丈夫远走台湾，苦等不归，爱情随风而去，苦苦坚守，又疯又清醒，小镇又添传奇。

“称得上人物”的韩麻子，传奇书记：“记性奇好”，“能说会道”，车水，插田，冬修水利，造福百姓，“骂死人”又被感恩。

还有高伯啦、石伯啦、吴伯啦，还有范麻子、谢伯——当然，还有“属猫的父亲”、母亲、三婶、大姑，还有栋师傅、财先生、梅大伯、李伯、金伯，还有……

小镇人事，似乎无关历史与未来，关注当下。街市与农家，“鸡犬之声相闻，童叟皆有往来”，“小镇是守常的力量”，乡愁在这里疯长。

诚如夫人周丽洁所夸，龚曙光“人物白描与风物摹写的的能力，不让许多大家名作”。也正因此，《日子疯长》里的人事与风物，正如朱自清的《背影》里父亲的“背影”——“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谁走进去也可能走不出来，何况先生自己？

独特的风物与人事，让人——你，我，他——沉迷其中；走遍世界，也走不出“那个童年和少年的小镇”。

“无心插柳”与“有心栽花”

在《跋》里，龚曙光极其低调、谦虚，自言《日子疯长》的写



作与出版乃是“无心插柳”。

觉得敲打冰冷的键盘无聊，也许怀念手写的温暖，拿起毛笔，抄诗无聊，改为写作（其实是练字），“一气呵成写了一篇文章”——《凤凰的样子》，结果被著名作家水运宪撞见，结果发在了不少作家“心向往之”的《湖南文学》！

“无心插柳”一发不可收，随写随发，随发随写，生生打破了作家们从创作到发表的正常心理、途径、效应，一种前所未有的百分之百的颠覆：省作协党组书记龚爱林读到了，推荐发表；新星社文学部主任以宁读到了，提议结集出版；著名作家张炜读到了，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慨然接纳”，主任令燕、副主任新岚联袂编辑书稿；余秋雨、唐浩明、韩少功、残雪、洪晃、汪涵欣然写推荐语……

无心插柳柳成荫！“成荫”的背后，是“有心栽花”者众。一批之后，还有一批。

这一批“栽花”者，有夫人（也是知音），同事兆平、子云、龙博、梁威、隽青、刘洪、王勇、正举、崔灿、余璐、冠华、田毗、锤子、睿子，从真心鼓励到热心传播，到电脑打印，到插图、装帧设计，也如先生文章一气呵成，喜事，奇事，盛事！

从“无心插柳”到“有意栽花”，奇妙的衔接水到渠成，全因厚积薄发故也。纸媒衰落，网媒崛起，出书难众所周知，龚曙光坦言“脸皮薄，不想吃一碗人情饭”，而得一众大咖热捧，秘密全在《日子疯长》的魅力，这魅力又来自作者的厚积薄发。身为湖南出版集团董事长，龚董经商之前已是颇具影响的作家和评论家。正因为此，龚董其实比寻常作家更作家——阅历与眼界更广阔，《日子疯长》比寻常作品更作品，比寻常散文更散文——真情与积累更深厚，别开生面，别样风流。

“无心插柳”，“有意栽花”，奇妙世界的奇妙经典。

回归，也是超越

在《日子疯长》里沉迷，一个疑问挥之不去——

龚曙光或者说龚董为啥要写《日子疯长》？

心血来潮？临时客串？貌似，其实，不然。

还是“我青年时代的文学偶像”——白先勇先生看得透彻：“《日子疯长》这册散文，俨然是他宣告归返文学行列的代表作。”明处或浅处，《日子疯长》满满的是抒写挥之不去的乡愁；暗处或深处，隐约可见“回归创作精神原点的渴望”。

是的，《日子疯长》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和优秀的作家的精彩回归。

为何回归？不是功成身退，不是激流涌流，而是，潜藏心底无法忘却的乡土情怀和文学情怀在涌动，在召唤，在凝望，在期盼。

《日子疯长》里的每一篇，或人事，或风物，无不盛满着乡愁；在龚曙光不事雕琢却又几乎带着魔力的笔下，如诗如画，扑面而来，让你猝不及防，然后沉迷其中。随时随地打开《日子疯长》，随你多久，总不忍释卷；掩卷沉思，又如重归故里，“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那种感觉，前所未有的。

往深处看，《日子疯长》又不止是回归，更有超越——文学上的，思想上的。

在当下的散文界，“乡愁”主题散文泛滥成灾，乡土写作、亲情写作铺天盖地，其中不乏大家，纸媒、网媒似乎也在推波助澜，遗憾的是——乏善可陈，大多落俗套了，平淡无奇，难有共鸣。龚曙光的“乡愁”拿捏得恰到好处：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似乎既是当局者，又是旁观者，深情与沉静水乳交融。

龚曙光无疑视野开阔，眼界高远，而其本真依然，本色如故。因此，在其本色的、感性的文字里，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深邃的、理性的思考，灵气勃发，灵光灿烂，文字焕发别样的光辉。《走不出的小镇》在前九节风物和人事的摹写与铺叙之后，第十节华丽转身，文采斐然，理性充盈，那个不一样的小镇顿时矗立在了一个全新的精神高地，跨越时空，多棱椎似的凸显出来。如此跨越性的转变，却如此自然，水到渠成，叹为观止！

这样的回归，这样的超越，完美演绎，堪称奇迹！

（散文集《日子疯长》，龚曙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龚曙光：CCTV年度经济人物，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人物奖、韬奋奖。散文集《日子疯长》《满世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花城》等杂志发表文学作品逾百万字。贺有德：笔名老树，各级报刊发表作品若干，作品入选《中国随笔选粹》、《中国散文选粹》、《2013年中国文学作品精选》、2014年度《中国散文佳作精选集》，被多家报刊和网站转载并获奖。）

新书上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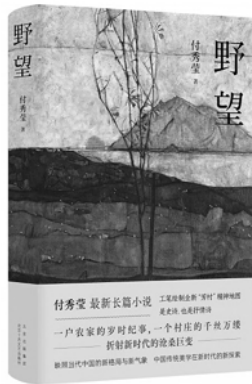
书名：《云中锦》

作者：陆春祥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5月

内容简介：陆春祥发了九张“寻人启事”，一一寻找：著名笔记作家段成式、沈括、叶梦得、洪迈、周密、陶宗仪、刘基、李渔、袁枚，从一千多岁到几百岁；他们都是作者笔下的鲜活人物。《骑士》《坐标》《山中》《洪篇》《蔡辛街旧事》《南村的树叶》《寓言》《舞台》《如鹤》，作者用小说的笔法，生动的细节，轻松的叙述，将作家与作品彼此交织的命运活泼呈现。本书视角独特，将基本只活在文字里的历代笔记作家及他们的代表作品一一呼唤起来。正史里长短不一、详略不等的传文，各种笔记中不少的趣味记录，荒野，杂草，残碑，断文，有的还有冷冷的圆冢，烛台上的残香残烛，作者一一勾连挖掘，草蛇灰线，千里伏脉，构筑演绎成阔大而深邃的历代笔记江湖。



书名：《野望》

作者：付秀莹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5月

内容简介：《野望》是著名作家付秀莹的最新长篇力作。全书围绕农村女性翠台一家的生活变化和命运转折展开叙事，深入中国村庄的内部肌理，潜入时代现场的激流深处。沸腾的乡村大地生机盎然，生生不息的生命长河浪花飞溅。日常生活的种种波折和起伏，风吹草动，山高水低，与时代生活的风起云涌彼此呼应，互为镜像。冬去春来，夏秋更迭，岁月循环，而万象更新。《野望》全书二十四章由二十四节气命名，完成一个井然有序的轮回。在一年的叙述时间中，当代新农村的格局和气象，在作家笔下徐徐铺展，栩栩如生。《红楼梦》的笔法，孙犁和沈从文式的抒情，在这里水乳交融，于对新时代中国乡村的书写中焕发出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光彩。